

主编 狄其骢 荣闾方

SHIJIESHIDIAN

世界十大古典

喜剧故事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314/1

世界十大古典喜劇故事

SHI JIE SHI DA GU DIAN XI JU GU SHI

I14
DQC

主編 狄其驄 榮閻方
廣西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欧薇薇 李带舅

世界十大古典喜剧故事

狄其骢 荣闾方 主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(邮政编码:530028)

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

南宁市桂春路6号

2004年3月第2版

787×1092毫米 1/16

2004年4月第1次印刷

18印张 325千字

ISBN7-219-02043-0/I·532 定价:25.00元



宗豪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

地址：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利路23号

远洋明珠大厦东座1903室

服务专线 广州：(020) 37585960

北京：(010) 64994809

责任编辑：欧薇薇 李带舅
封面设计：赖 国

前言

狄其骢 荣闾方

世界戏剧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欧洲戏剧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,有着无与伦比的显赫地位。在欧洲,从古希腊开始,戏剧就是民众壮观的文化活动,悲剧和喜剧的演出都是宗教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,都是群众性的审美活动。戏剧的社会性和群众性,是欧洲戏剧的生命所在,它规定了戏剧内容和形式的发展。欧洲戏剧可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“模仿”是它两千年来传统的创作原则,时代精神、社会问题、精神困惑、观念革新无不在戏剧的丰富生动的内容中反映出来。欧洲戏剧的审美传统,不是娱乐至上,而是寓教于乐,戏剧演出在古希腊就是一种传播观念、交流和组织情感的审美文化活动。

戏剧的发展是极其丰富多彩的。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就有着艺术的成熟和繁荣,有着众多的剧作家和作品。要从这浩如烟海的世界戏剧中,选出十个悲剧和十个喜剧,实在是眼花缭乱,难以抉择,有挂一漏万之感。我们只得制定“约法三章”,第一,按时代发展分选,划为五段: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期、文艺复兴时期、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、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、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;第二,确定剧作的代表性,所选的剧作对这个时代、这个国家、这个作家都有代表性,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经典性和权威性,莎士比亚推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发展的世界意义,果戈理和契诃夫在批判现实主义戏剧中的地位等;第三,结合外国戏剧在我国的传播情况,选择在我国有介绍、有译本、有影响的剧本。依据上述三条,我们不无困难地选出十个悲剧和十个喜剧,并冠之以“古典”的称号。所谓古典,也就是古代和典范的意思。20世纪以前划为古代,可为大家所接受,被选的二十个剧作是否个个都是经典性的,恐怕就有争议。好在我们不是在写世界戏剧史和戏剧评论,只是集个别选本,个别剧作是否经典,想来无关大局。

所选的悲剧和喜剧,个个都是艺术瑰宝。把这些戏剧艺术的精品改编成小说故事,在艺术上大概只能有减无增。我们的改编类似一种通俗化,目的是让这些古典艺术精品易于阅读,易于理解,普及到群众中去。因此我们的改编努力在两个层次上追求,一是不走样,二是不走神。所谓不走样,就是力求保持戏剧冲突、人物性格、故事情节的原貌,对此只作删减不作改变;所谓不走神,就是努力把握原著艺术上的精神风貌,如《普罗米修斯》剧中的壮烈崇高,《凡尼亚舅舅》中的郁闷氛围,《安德洛玛刻》中的心理变化。依样画葫芦易,形神兼备难。由对话的戏剧改变为叙述的故事,这种艺术形式上的转换,要是不走样不走神,实非我们这批凡辈手笔所能。这是一种奢望,求其上而得其中,就算大功告成,求之不得而遂成东施效颦,也算是一种有目标的追求。在我们改编的一些故事中,对话多于叙述,在对话和叙述中还保持原著翻译的文风,这都是在“不走样”、“不走神”的原则下缩手缩脚的结果。当然也有其难处,因为一些剧中广泛流传的名言妙语,即使翻译气十足或不合叙述方式的笔调,凡辈们也只得俯首实录而不敢妄加移改。这是改者的无大手笔、无大作为,也是对原著的尊重,对读者的尊重。

由于所选剧作不是同一时代、同一国别、同一作者,在写作题材、思想观念、艺术风格、审美情趣上各有特性,加上改编者的思想艺术水平不尽一致,因此改本虽有形式各异之长,但水平却会参差不齐,对此编者也难以改观,祈请读者加以谅解。

我们总算做了一件自己高兴做的差事。为世界古典的悲剧和喜剧走到中国群众中去铺路搭桥,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的一大愿望。改编是有些人不屑做的,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我们愿冒这忌讳来做,但不一定做得好,敬请支持或不支持改编的读者,都赐予批评,好使我们尝着这甜头和苦头继续做这铺路搭桥的事。当然,这铺路搭桥的设计师还该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欧薇薇同志,多亏他们的倡导和热情支持,我们才得以实现这一愿望。对此,我们深表谢意,并愿携手合作,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路再开拓下去。

1	鸟(古希腊·阿里斯托芬)	张 洪
32	一仆二主(意大利·哥尔多尼)	凌晨光
60	威尼斯商人(英国·莎士比亚)	林 春
88	伪君子(法国·莫里哀)	张 洪
117	贫穷与傲慢(丹麦·霍尔堡)	赵冬苓
146	钦差大臣(俄国·果戈理)	王汶成 高 岩
178	破瓮记(德国·克莱斯特)	齐大任
201	费加罗的婚礼(法国·博马舍)	蒋 伟
226	造谣学校(英国·谢立丹)	方 青
251	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(英国·王尔德)	董学清

鸟

张 洪

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是一对交情笃深的雅典青年，他们对雅典城邦那污浊沉闷的空气都深深地厌倦了。战争打了一年又一年，王权始终被贵族把持着，而平民只是他们手中任意移动的棋子。连绵不绝的诉讼一桩接着一桩，人类为什么总也摆脱不了互相争执的命运呢？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着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，难道这便是人类的命运？

一天清晨，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一起去林中漫步，这时大地雾气尚未散尽，鸟儿在林中自由地啼啭穿梭着。他们停下了脚步，醉心地听着，骚乱纷争的雅典在他们周围消失了，一个光明、平等、舒畅、和睦的世界在他们心中诞生了。那些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鸟儿就像一个个在天地间穿梭往来的小精灵，他们美妙的翅膀尽情地伸展着，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。这样的世界该是最理想、最完美了。珀斯忒泰洛斯想：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建筑这样一个世界呢？望着此起彼伏、应答有声的鸟的世界，他忽然想起了因与其妻妹通奸而被放逐为鸟的忒柔斯。如今忒柔斯与其妻、妻妹三人都变成了来去无踪的鸟儿，他的妻子变成了美丽的夜莺，妻妹变成了迅捷的燕子，而他则变成了一只头上长有三簇顶毛的怪鸟——戴胜。或许如今，这只好色的戴胜鸟正带着他的两位女宾巡回于天地之间，鸣啭于九霄之上呢。于是，珀斯忒泰洛斯便与欧厄尔庇得斯商量着要去采访他。其时，大地雾气已经散尽，林中的万物已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。他们匆匆赶到鸟市，选了一只喜鹊和一只乌鸦作为向导，并回家打点了行装，准备好了祭神用的一罐圣火、一篮祭品和长春花环便匆匆上了路。此时，太阳已升上了高空，树木枝丫上，鸟儿时落时飞，追逐嬉戏。他们边走边欣赏着这动人的情景，不知不觉已走了一千多里。乌鸦和喜鹊总是不停地叫着，暗示着还得向前走，两位青年只感到又渴又累，不知前方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。他们只有一个念头：找到戴胜，看他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比人间更温暖、平等。他们想就此歇息下来，远离尘嚣，过一种真正舒心自由的生活，同雅典城邦那日积月累的陈腐气彻底告别。

这会儿，乌鸦又扯着脖子叫个没完，他们都瞪大了眼睛，望着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枝头上并没有鸟儿歇息，而那清脆的叫声却分明听得真切。民间传

说用腿撞击树木，鸟儿就会自动落下来，于是，他们俩便对着树木一下一下撞了起来。这法儿还真灵验，一只娇小可人的雌鸬瞬间便落了下来。

“请问二位，有何贵干？”雌鸬问。

两位青年被雌鸬那娇小的身躯、硕大的喙吓了一跳。就连手中托着的乌鸦和喜鹊也在惊恐中扑着翅膀飞走了。为了获得雌鸬的信任，欧厄尔庇得斯假称自己是一只非洲来的鸟，并指着珀斯忒泰洛斯说：

“雌鸬小姐，他可是一只正宗的外国野鸡。”

雌鸬看他们并无敌意，便松了口气，扇了下翅膀说：

“我是戴胜的管家。”

两位青年一听此话都喜出望外。雌鸬又接着说道：

“老爷变成戴胜鸟的时候，要我也变成鸟，好终生侍奉他。”

“那你们家老爷呢？”珀斯忒泰洛斯急不可待地问。

“他刚吃饱了长春花和虫子，已经睡了。”

“去把他叫来。”欧厄尔庇得斯抚弄着雌鸬那柔顺的羽毛说。

雌鸬犹豫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

雌鸬一走，两位青年便开始四处寻找乌鸦和喜鹊，却连一根羽毛也未找到，他们正争执着，忽见一只只有三簇顶毛的怪鸟斜着翅膀飞了过来，身上竟光秃秃的只剩下几根羽管。两位青年吃惊地张大了嘴：

“天哪！神怎么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？”珀斯忒泰洛斯喃喃地自语道。

“你的羽毛呢？”欧厄尔庇得斯干脆直问了。

“先生，这可是冬天，冬天一到，所有的鸟儿都要脱毛。你们是什么？”光秃的戴胜问。

“我们是人。”欧厄尔庇得斯上下比划了一番。

“来自什么国家？”

“一个赫赫有名的航海国家。”

“啊，哈哈……”戴胜仰起长嘴大笑了起来，“原来你们是雅典的陪审公民啊。”

“错了。”珀斯忒泰洛斯厉声喊道：“我们是反对陪审的公民。”

“你们来这儿有何贵干？”戴胜问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珀斯忒泰洛斯抢着说，“你原先也是个人，跟我们一样四肢健全，那时，你也欠下了一屁股债，而且也像我们一样想抵赖过去。如今，你变成了鸟儿，天地间到处可以留下足迹。我们是想来请教你：哪一块地方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睡大觉，而没有人打扰？”

戴胜沉吟了一下，拍着翅膀说：

“嗯，红海边上倒有个这样的国家。”

欧厄尔庇得斯忙摇头说：

“我们可不想去海边生活，要知道雅典法院的快艇说不定哪天便会带着传票在那些地方靠岸。”

戴胜又说了几个希腊的地名，都被一一否决了。在两位青年看来，全希腊就像一个麻风病院，哪儿都不是落脚的地方。

这时，珀斯忒泰洛斯走到戴胜面前，握着他的翅膀说：

“我倒有一个专为鸟类设计的伟大计划，你们现在像一群乌合之众，没有规矩，不懂体面，像你这样只知道张着大嘴飞行就是一个例子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戴胜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

“你们应当建立一个国家。”

“国家？”戴胜扭转着脖子四下看着。

“是的，这四面云雾正是鸟儿们最喜欢的地方，这儿有远离地球的大气，是天体运行的中心，从天入地得经过这儿，由地升天也必须走这条路，人类要想给天神献祭品，如果不先给你们进贡，就封住这条路，不让他们前进一步，这样的国家可是人间从没有过的。哈……”珀斯忒泰洛斯得意地笑了，“这可是天才的设想。”

戴胜完全被这一计划迷住了，他张大了嘴巴，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位幻想家，想象着一个天地之间由鸟儿们亲手建造的国家，在那儿歌舞升平，欢声笑语，像一个梦幻般的天堂圣界。

“妙极了！”他情不自禁地扑展着翅膀，“我这就去召集伙伴们，咱们马上动手吧。”

戴胜说完一摇翅膀便飞上了蓝天。他先飞去寻找夜莺，她还在蒙头大睡呢，戴胜急不可待地扯开嗓门唱道：

不要再睡好妻子，
唱你美妙的歌曲，
清音穿过忍冬丛，
遥遥直达天帝宫。

接着便是一阵悠扬的笛声，夜莺伸了个懒腰醒了过来。戴胜忙把建立国家的事情对她讲了一遍，夜莺竟激动得浑身战栗起来，然后，他们结伴飞上了一个山头，像一道划过长空的闪电，随后，便传来了他们那婉转动听的歌声。

“啾啾啾，唧唧唧，我的鸟伴们快来吧。吃小麦的、捡粮种的、跳来跳去的、唱着歌儿的、在大海上的、在山巅旁的、育儿的、睡觉的，啾啾啾、唧唧唧，我的伙伴

们快来听消息吧。大家都可以参加讨论，一位聪明的先生光临了，啾啾啾、唧唧唧！”

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他们被这富有魅力的声音深深地震撼了。不一会儿，一只高大昂扬的锦鸡抖着翅膀落了下来，随后又有一只眉清目秀的波斯鸟蹒跚地飞过来，啊，竟然还来了一只酷似戴胜的小鸟儿，原来是戴胜鸟的小孙儿。接着又飞来了卡利阿斯鸟、兜着大大肚袋的饭桶鸟，还有鸬鹚、竹鸡、翡翠鸟、鹈鹕鸟、猫头鹰以及斑鸠、云雀、鹤鸟、鸨鸟、鸱鸺、沙鸡、啄木鸟等应有尽有，最后来的是一只兼任歌队队长的八哥，他冲着戴胜高声叫道：

“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啊？”

戴胜见鸟儿都到齐了，便扑着翅膀走到队列前，指着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说：

“这是两位来自人间的怀有善意的先生。”

鸟儿们一见到人便喧哗起来，八哥带头说：

“你收留人，犯了大罪，马上把这两人碎尸万段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群鸟便冲了上来，鼓着尖嘴要叼啄两位雅典来的青年。欧厄尔庇得斯心里想，这下可完了，它们转眼就会啄去我们的眼珠，到时怕是哭都不可能了。正想着，便听到歌队又在喧腾，什么“不共戴天”、“可恶”、“违犯教规”等，看来是要同他们决一死战了。

欧厄尔庇得斯只想到走为上策，便扯住珀斯忒泰洛斯的衣襟撒腿便跑。只听到后面一阵冲杀的声音，他们想这下可完蛋了。

正在此时，却听见戴胜与八哥争执了起来。戴胜怒气冲天地斥责八哥太武断，八哥伸出一只翅膀说：

“他们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敌人。”

“可是他们愿意与我们友好，愿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鸟国。”戴胜据理力争，毫不示弱，“聪明人应当学会从敌人那儿汲取经验，这样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，像我们这样天天东奔西跑，毫无秩序怎么能行？我们应当学会生活，每一只鸟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这样我们不就能比现在更强大些吗？”

八哥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答应了先听听这两位“敌人”的意见，然后再进行抉择。八哥一声令下，鸟儿们自动撤了回来，列队站开，静等着他的吩咐。

“现在，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先生的高见。”

群鸟又是一阵喧哗。

“安静，安静，孩子们。”八哥用力拍打着翅膀，“我们暂且听一听，听一听。”

这时的珀斯忒泰洛斯宛如一个受到了拥戴的首领走到了众鸟面前。他挥了

下手臂,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:

“你们曾经是王。”

刚刚静下来的群鸟又沸腾了。鸟儿们七嘴八舌地互相问着:

“什么王?我们曾经是什么王?”

“是万物之王。”珀斯忒泰洛斯说,“是人类的王,是天神的王,是众灵之王。比大地还老,比人类更悠长。”

鸟儿们的叫声更响了,他们不敢相信这些话的真实性,但是,他们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。

“你说的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吗?”八哥问道。

“你们真是一群孤陋寡闻的废物!《伊索寓言》中说,云雀是最早存在的,比大地还要早。老云雀死后五天都无法下葬,只因没有大地,最后,被小云雀葬在了自己的头里。”

鸟群中几只云雀快活地扑展着翅膀。

“再听一个证据吧,”珀斯忒泰洛斯又接着说道,“远在大流士跟墨伽巴左斯两位大王之前,波斯人是由公鸡统治的。所以今天,它还被称为波斯鸟。”

一只波斯鸟高声叫着,引起鸟群的注意。

“虽然公鸡今天已没有了昔日的殊荣,但它依然余韵犹存,每天清晨,它的歌声就是号令,所有上工的人都知道,公鸡一叫,天就亮了,上工的时间就到了。”

鸟群仿佛被一种磁石般的声音吸住了。从小到大,他们还没有听到过自己显赫的历史。从前,他们只感到,在庞大的人类面前,鸟儿永远是被猎获之物,在那些黑洞洞的眼睛面前,他们只有插翅逃命的份儿。

“孩子们,”磁石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,“鸱鸒是春天的象征,我们最早的国王曾经说过,见了鸱鸒就要下拜,因为,它意味着春天的到来。”

“啐……”鸟儿们仿佛是在商量好了一般自动扇起了翅膀,仿佛在为自己的鸱鸒高声喝彩。

“而鹌鹑呢,”珀斯忒泰洛斯又说,“只要叫一声‘布谷’,所有的农民便要下地播种了。”

“布谷。”鸟群里的鹌鹑真的叫了起来,整个鸟群都被这位怀有善意的人征服了。

“最有力的证据就数天神宙斯头上立着的王位标志——鹰了。而他的女儿也时时带着一只猫头鹰。阿波罗则带着一只隼。”

“万岁!”鸟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

“可是今天,你们失掉了祖先的光荣,沦为了一群被人捕捉的猎物。”欧厄尔庇得斯接口说道。

鸟儿们立即沉寂下来。他们为自己的今天感到羞愧了。人类过去对他们的尊重变成了今日的捕杀。他们被一批批地捕了去，并在市场上卖掉，有的成了美味佳肴，有的被锁进了牢笼，只能对着蓝天空自叹息。

“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命运啊！”他们自言自语地说。最后，在八哥的带领下，他们齐声要求两位青年帮助他们恢复昔日的殊荣。

“咱们干吧。”鸟群中有的鸟说，“我们一家老小都托付给你们二位了。”

珀斯忒泰洛斯见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宣布了要建立一个鸟国的计划，他设想先在大气和空中地带修一圈像巴比伦城一样的围墙，然后便去跟宙斯要王权，他若拒绝，便对他进行圣战。不许任何天神从鸟的国界经过。同时，也要派一个使者去通知人类，以后的祭品首先要送达鸟国，其次才轮到天神，至于那些掌管着天庭、地府、农业、太阳、饥寒、运动的各类神分别要配上一只合适的鸟儿。

这一宏伟计划博得了群鸟的高声喝彩。聪明的雌鸬跳出来问道：

“我们的形象会使人联想到神吗？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鸟儿啊！”

珀斯忒泰洛斯宽厚地笑了，他抚了下雌鸬光亮可人的羽毛，说道：

“带着翅膀的神可是数不胜数啊。胜利女神，绮霓女神、小爱神……她们都有着美丽的翅膀，翅膀使你们摆脱了太地的限制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们的翅膀使比你们强悍的人类感到惭愧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阵鼓动翅膀的声音便像暴风雨般地席卷了过来。珀斯忒泰洛斯与欧厄尔庇得斯会心地笑了。在他们面前的，仿佛不是一个混乱的鸟的群体，而是一个光洁、温馨的鸟的圣界。他们的心里涌动着一股摆脱了神的统治的喜悦，不是吗？鸟的统治对人的限制相对来说小多了，既不用替它们盖大理石的庙，又不用为它们建造金门。这些唧唧啾啾的小生灵天生就喜欢待在树林子里，阳光、云雾、流水全是它们的天然盟友。它们将会建立国界，但是那些石头永远挡不住它们翱翔的欲望。

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干就这样开始了。三万只大鹤从非洲越过千山万水飞抵了施工现场，它们的肚子里装满了打地基用的碎石子，尖牙利齿的鸬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石子一卸下来，它们就挥动起自己那尖尖的长嘴刁凿起来。待到石子被凿平后，又有一万只鹤帮助烧土造砖，田凫跟其他的水鸟把水一点点抬到高空，鸬们拿脚作铲子，把泥铲到沙斗里去，随后，苍鹭带着沙斗，一趟趟把泥运过去。这可真算得上“白脚起家”了。背着砖头的鸭子一到，燕子便飞上去，尾上拖着刮泥板，嘴里含着泥，就像地道的学徒一样，塘鹅兼任木匠的工作，那些硕大的城门的任务就落在它们身上了。云雀负责巡逻，画眉专管衔石灰，猫头鹰分担夜间值班，斑鸠、鹁鸪、竹鸡、波斯鸟等在现场和泥、拿灰斗、下梯子、堆垒砖头。建城工

地处处欢声笑语，鸟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要尽快把自己心目中强大、美丽的国家建立起来，使它成为人间和天庭的共同榜样。

就连那些瘦小、羸弱的小鸟也出动了，它们自愿组成了拉拉队，从早到晚唱个不停，听，它们又唱起了一支新编的歌曲：

啾啾啾、唧唧唧，
建国家，为自己，
大家齐心又协力，
快快乐乐享安逸。

当星星开始出现在天边的时候，这支劳动大军便收工回家了。吃过晚饭以后，它们还要聚在一起，共同商量未来国家的国政大事。如今，鸟儿们的脑海里都印上了一幅美丽的图景，而且，在它们的心中，都珍藏起了自己的诞生历史。

混沌未开的时候，天与地连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暗夜、冥荒统治着整个宇宙，没有风，没有空气。从冥荒的怀里，黑翅膀的暗夜首先生出了风卵，风幻化成了一种欲望，生出了情爱，情爱最初是一位女神，背上插着金色的翅膀，在茫茫的幽土里，她与黑暗无光的混沌交合，生出了第一只鸟儿。那时，世上还没有天神，也没有天地、海洋，万物交会后，才诞生了这后来的一切，人类托了鸟儿的福才走上了人生之途。所以，鸟儿一向是吉祥、福禄的象征。情人之间总是以秧鸡、鹌鹑、塘鹅、波斯鸟等作为馈赠礼品。鸟儿报告季节，通知耕耘、收割，大雁南飞到非洲去的时候，航海的人就该挂起船帆去睡觉了，鹞鹰的出现又仿佛是在告诉牧羊人：快把剪羊毛的剪刀准备好吧，春天来到了。燕子飞来的时候，天就转暖了。鸟其实在许多地方主宰着人类，那些鸟语花香的树林是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。鸟儿早该是阿波罗神。现在，这幅图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印在了每个鸟儿的脑海中。

晚上，群鸟都睡去了，珀斯忒泰洛斯、欧厄尔庇得斯与八哥、戴胜等鸟的首领还围坐在星光前，探讨着未来国家的一切事务。他们共同列举了人类的弱点，并将在建立国法的时候予以修正。

“如果是逃亡的奴隶就让他在这儿变成梅花雀吧，他身上的标志再不是耻辱的象征，而是变成美丽的图案了。”八哥尖声地说。

“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，可以自由地同我们抢吃米粒，只是怕它们吃得直不起腰来。”这是戴胜的声音。

“我们现在，国籍是自愿的，永不强迫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”珀斯忒泰

洛斯征求着大家的意见，大家都点头称是。

“父子之间，打破儿子必须服从父亲的被动关系，”欧厄尔庇得斯站了起来，将八哥的羽毛弄了个乱，“如果儿子不想服从，那就不妨让他们爷俩斗一斗。”

他一说完，八哥果真跳将了起来，摆出了要与之争斗的神情，大家都被这情景逗笑了。

最后，他们商定，要给每一位抵达鸟国的客人赠送一对翅膀，首先他们要把最先设计的两对赠送给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，他们双手接过了自己的翅膀，八哥在一旁说道：

“你们是未来鸟国的开国元老，这对翅膀能帮助你们实现飞上蓝天的愿望，它使你们成为我们的同类，我们深感骄傲。”

两位青年互相插上了翅膀，他们跃跃欲试地腾飞了一下，立即被一种玄妙的感觉给攫住了。啊，多么美妙啊！飘浮是一种如此放松的感觉，他们俩互相在空中握住了双手，似乎是在彼此祝贺这一愿望的实现。同时，珀斯忒泰洛斯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欧厄尔庇得斯问。

“笑你像一只偷工减料的鹅。”

欧厄尔庇得斯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珀斯忒泰洛斯，也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“你知道你像什么？像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八哥。”

他们俩一起开怀大笑起来，原来，他们身上除了一对羽毛丰满的翅膀以外再也找不到一根羽毛了。

他们俩一落地，便又加入了激烈的讨论。是啊，这样一个宏伟、自由的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呢。

“我看哪，就叫它斯巴达吧，怎么样？”珀斯忒泰洛斯提议说。

“这么好的国家被叫成床绷子我可不干。”欧厄尔庇得斯说。原来，斯巴达在希腊语中与床绷子的音相近。

“我看就在浩瀚长空中选一个名字吧。”戴胜提醒道。

“要响亮一点的。”八哥接口说。

“哎，对了。”珀斯忒泰洛斯灵机一动，“就叫云中鹁鸪国好不好？”

“妙极了！”大家齐口称赞。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好记，并且还极易使人产生联想。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八哥说。

清晨的公鸡叫了，大家却全无倦意，一种创造的喜悦洋溢在他们身上，珀斯忒泰洛斯不只一次地在心里问过：天堂是什么？是一种结果吗？不，他觉得，天堂

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，在这种创造中，人周身的细胞都在急剧地变化。他双手合十，冥想云云鸢鸟国的美丽图景，那毋宁说是他的一种理想，一种摆脱现实困境的理想，让令人讨厌的雅典见鬼去吧，他所向往的平等和睦只能诞生在他的创造中。

太阳又一次升起来了，但今天的太阳却这样的亮，仿佛糅进了大自然的万缕情愫。珀斯忒泰洛斯让欧厄尔庇得斯去城墙工地指挥劳动。欧厄尔庇得斯插科打诨地说：

“你待在这儿不会闲死吗？”

“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呢，伙计。”珀斯忒泰洛斯说，“我们带来的祭品还未献上，今天我把祭司请来上贡。”

欧厄尔庇得斯得意地哼着小调走了，说实在的，他还巴不得去工地跟那些鸟兄弟混在一起呢！只要听到他们唧唧啾啾的声音就醉了。他们劳动起来更像是在舞台上跳舞，特别是那些美丽的鸟姑娘，花枝招展，羽毛丰腴，令人动容。他适应着自己心爱的翅膀，天空中云层很厚，使他看不清前方十步远以外的地方。但是，还离城墙工地很远，他就听到一阵一阵直冲云霄的歌声：

云儿云儿快走开呀，
建好城墙你再来呀……

欧厄尔庇得斯心里一阵激动，他屏住呼吸，平稳地降落下来，鸟儿们见到他，都扇起了翅膀，顿时，他感到一阵清风拂面而来，带着野生温馨的羽毛的香味，他快乐得心都醉了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问画眉，但他分明看见城墙已建出了足足 100 多米。

“就是速度太快了，想慢都慢不下来。”画眉乐滋滋地耸了耸肩膀。

“没办法，大家每次搬得太多，想少都少不了。”波斯鸟接着说。

“没有偷懒的鸟儿？”欧厄尔庇得斯故意问道。

“太遗憾了，先生，您怕是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。”画眉挑了挑她那美丽的眼睛。

“太好了，”欧厄尔庇得斯说，“咱们一起来干吧。”说罢，他便去抢画眉翅膀上的筐。

“再加上你，我们怕更是超员了。我真怕城墙明天就建起来，他们那柔弱的心灵可承担不了这样巨大的快乐。”

画眉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众鸟又列开了架势，抬的抬，运的运，一种美好的新生活仿佛就在眼前了。